

騙婚記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之十九 卡德蘭 / 原著 文風 / 譯



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之十九

騙婚記

卡德蘭／原著・文風／譯

騙 婚 記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①⑨

著 者	卡 德 蘭
譯 者	文 風
出 版 者	明 遠 社
	香港英皇道651號十樓
	電 話：H 6 1 6 6 8 3
發 行 所	明 遠 社
	香港英皇道651號十樓
	電 話：H 6 1 6 6 8 3
印 刷 所	建明印刷廠有限公司
	香港英皇道651號二樓
定 價	港幣6元 外埠美金1.5元
初 版	1 9 8 0 年 2 月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* 本書港澳及海外版權係本社向臺北長橋出版社購得

第一章 一九〇三年

火車駛入蒙地卡羅車站，莎蕾娜睜著大而圓的雙眼四下張望著，走向月台。

一切如此平靜，絲毫沒有想像中的恐懼或驚異。

當修道院院長告訴莎蕾娜，她將和父親卡登翰伯爵在蒙地卡羅會面時，她顯然非常驚訝。

雖然院長深知，以她的身份，必須有容忍開明的胸襟，但也不能同意莎蕾娜的反應。

修道院附設了一所學校，雖然招收不同信仰的女孩，但莎蕾娜深知，兩年前，她能進入這所學校，完全是祖母卡登翰夫人的影響。

卡登翰夫人告訴過莎蕾娜：

「聖瑪莉修道院非常優秀，只招收少數學生。我確信它的水準很高，尤其重要的一點，妳能學會好幾種外國語言。」

停了一會，她又說：

「在今天的社交場合中，若有一項才能是女孩子必須具備的，那就是一口流利的法語。如果可能，還應該包括義大利語和德語。」

但是莎蕾娜認為，她被遠送到法國的修道院，是因為祖母不贊成父親在母親死後的行為。

卡登翰夫人與前妻之子相處不睦，早非秘密。不過她却將莎蕾娜的教育視為自己的責任。

莎蕾娜的父親——卡登翰伯爵曾暴戾的說：

「這是她這一生唯一付出的事。所以，當妳需要昂貴的書籍，或多學習一些額外課程時，千萬不要客氣。」

有好長一段時間，莎蕾娜對祖母在學期結束後，會收到許多自己花費的巨額帳單，而深感不安。

卡登翰夫人是個非常有錢的富孀，她不但負擔一切而且綽綽有餘。但不幸在六個月前，也就是莎蕾娜尚未正式參加社交活動前去世了！

同學們不斷的互相傾訴自己將來想要做的事。例如，有許多專為她們安排的舞會，在這次舞

會後，即可正式參加各種令人愉快的社交活動！

莎蕾娜衷心盼望，白金漢宮能成爲自己初入社交活動的地點，而成爲「璀璨的倫敦景色」中的一名。

還好，卡登翰夫人一年前就爲莎蕾娜先繳了學費。但學期結束後該怎麼辦？莎蕾娜仍疑惑不安。同時，在假期中也缺錢可用。

自母親死後，莎蕾娜就被送到法國，從來沒有回過英國。

修道院院長早已爲父母不在國內的學生，安排了假期去處。莎蕾娜被安排和兩個修女一起到鄉間農場渡假。農場仍有幾分原始味道，莎蕾娜可以安靜的在此消磨幾週。

莎蕾娜十分喜愛鄉間渡假的每一時刻。但當她重回學校時，却發現這種安排，多少影響了她與其他同學間的關係。

不論如何，莎蕾娜接到祖母去逝的消息時，除了吃驚外，還有一點高興。不久，又接到父親將與自己在蒙地卡羅會面的信，却不是日夜盼望的倫敦。

蒙地卡羅！

縱令報紙報導的事實——全歐洲的王公貴族，在某一刻，全聚集在此，甚至包括愛德華國王和他那美麗的丹麥妻子亞力山卓女王——蒙地卡羅仍然是個與卑鄙、邪惡同義的地名。

修女們更視察地卡羅爲人間地獄。所以莎蕾娜預想會看見腳伕們個個像凶狠的惡人，火車引擎彷彿隨時會變成噴火的恐龍。

就在莎蕾娜打量四周環境時，一個衣冠整齊的腳伕匆忙的向她走來，謙恭的舉起高頂禮帽，問道：

「您是卡登翰小姐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莎蕾娜回答。

「爵爺大人正在馬車上等您哪，小姐。」

黑僕還在等行李時，莎蕾娜已迫不及待的離開車站了。

車站外，有一輛車門敞開的維多利亞式馬車，卡登翰伯爵正靠在椅背上抽雪茄。

「爸爸！」

莎蕾娜高興的哭了，直奔入馬車，坐在伯爵身邊，臉頰立刻貼上伯爵。

莎蕾娜覺得父親在擁吻她之前，仔細打量了她一番。然後，以他慣有的既輕悅又幽默的聲調說：

「妳好嗎？我的寶貝！我原希望能說妳長大了，但妳似乎和以前一樣，仍是個小侏儒！」

「事實上，從上次您看過我之後，我已經長高了四英吋。」莎蕾娜說。

卡登翰伯爵把雪茄扔到車外，雙手放在莎蕾娜肩上，將她從身邊推開些，說：

「讓我好好看看妳！嗯，我沒料錯。」

「什麼沒料錯，爸？」莎蕾娜問。

「我跟自己打賭，妳一定長漂亮了！」

莎蕾娜臉紅了，她說：

「我一直希望，爸……您會說我……可愛的！」

「豈止可愛！」伯爵答道，「實際上，妳和妳母親一樣漂亮，只是典型不同而已！」

「我希望能像媽媽！」

「我喜歡妳有點像我。」伯爵認真的說，「行李都齊全了嗎？」

伯爵最終這句話，使剛剛到月台上迎接莎蕾娜的腳伕立刻站到行李旁邊，恭敬的答道：

「剛剛送來，大人。」

「很多嗎？」

「不很多，大人。」

「我們可以一齊帶走嗎？」伯爵問。

「是的，大人。」

腳伏毫不費力的拿起莎蕾娜的皮箱和一個裝書的小旅行包。

「那些全是妳的嗎？」

「我只有一點衣服，爸。在我爲祖母哀弔之前，我已經長得舊衣服都不能穿了！而且，離開學校後，這些衣服全不適合，也就不需要再買了！」

「不適合，當然不適合！」伯爵說。

卡登翰伯爵從口袋裏掏出一個昂貴的鑲金雪茄盒，慢慢打開盒子。那神情使莎蕾娜覺得，父親在考慮他的措辭，而不是在細心挑選一枝上乘雪茄。

行李都放在馬車後架上，黑僕爬到行李中的一個盒子上，像擔心它會掉下來似的坐在上面。

「我想，您有話要跟我說吧，爸？」莎蕾娜問。

「我有很多話要告訴妳，親愛的！」伯爵說，「首先，我說明一下我們目前的情形！」

「我們和朋友住在一塊嗎？」莎蕾娜有些失望的問道，「我多麼希望能單獨和您在一起啊！爸爸。」

「這也是我希望的，」伯爵回答，「不過坦白說，目前我必須依靠朋友們的慷慨相助！」

「那您是很窮困囉，爸？」

「不是窮困，莎蕾娜，是破產。在我名下，現在連一分錢也沒有了！」伯爵說。

「哦，不！」

這的確是個令人痛心的消息。但是莎蕾娜很早就知道，在金錢方面，根本無法向父親求助。從懂事以來，莎蕾娜和母親必須十分節儉的積存，才能應付一切生活所需。

「我想……」莎蕾娜結結巴巴地問，「在祖母的遺囑中，沒有給您留下任何東西嗎？」

「給我留下東西？」伯爵脫口大叫，「她寧願把一切留給邪惡的自己！但很奇怪，她的受益人中竟包括了妳！」

莎蕾娜默默不語。卡登翰伯爵接著又說：

「我知道她討厭我。她認為如果妳有錢，我也一樣會把它花掉，這正和妳外祖父的作風一模一樣。上帝保佑他！」

伯爵停了一會，生氣的搓弄手中的雪茄，說：

「這也就是說，親愛的，妳我是窮困不堪了！我得儘快的想想往後我們該怎麼辦！」

莎蕾娜無助地攤攤手。說：

「我們該怎麼辦呢？爸！」

「我反覆仔細地思考過，」伯爵推托的回答，「日後我再詳細告訴妳。現在，儘量享受妳在主人家的生活！」

「您還沒告訴我，主人是誰呢，爸！」

「沙基·派特伏斯基王子。」伯爵回答。

「俄國人！」莎蕾娜驚呼著。

「不錯，俄國人，更是個大富豪。蒙地卡羅到處充滿了像克利薩斯國王一般的富翁。最令我高興的是，他們在金錢方面非常大方。」

「王子是您的朋友，我希望他不介意多了一個客人。」莎蕾娜小心地說。

「我早已向王子解釋過了，所以我才在這接妳。王子也十分期待妳的到來，這點使我很高興。不過妳需從王子處得到的好處，將絕不僅止於此。」卡登翰伯爵說。

莎蕾娜驚詫的望著伯爵。

「不僅於此？……爸……」

「即使再漂亮的女人，也需要外表的妝扮！」

「爸，您不是在暗示……」

「不是暗示，而是告訴妳。」伯爵冷漠嚴苛地說，「除非王子為妳準備一些禮服，否則妳只能穿妳那些過時的舊衣服，甚至可能會赤身裸體！」

「但，但……爸……」莎蕾娜窘迫胆怯的哭叫出來。

卡登翰伯爵以難以查覺的不安口吻說：

「聽我說，親愛的，仔細聽，我破產了，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，此外更負債累累。所以妳我必須現實點，理智點！」

「爸，您是那麼精明、風趣，我相信人們極樂於殷勤款待您。而我跟您相反，期待王子供應我衣飾的想法，令我非常震驚！」莎蕾娜抽搭的說。

「我們已毫無選擇餘地了！」伯爵沉重地說。

「您……確定嗎，爸？」

「不要認為我什麼也沒想過，」伯爵粗暴地說，「要知道，即使住在朋友家，開銷也很大。舉例說，最近我的牌運很糟，甚至得向朋友借錢以支付僕人的小費。」

從卡登翰伯爵的聲調，很明顯的可以知道他是多麼的生氣。

莎蕾娜認為，在這種時候賭博，是件非常冒險的事。不過理智告訴自己，不能說。

從車站出來後，莎蕾娜首次把自己的視線從父親臉上轉向車外。馬車早已離開市鎮，奔馳在一條臨海懸崖峭壁的小路上。

在陡斜的峭壁上，開滿了紫茉莉、粉紅的天竺葵、金黃的含羞草。這是夕陽下莎蕾娜唯一能捕捉得到的景色。

「好可愛，爸，好可愛喔！」

莎蕾娜歡呼著，又轉頭遙望海洋，突然喊道：

「多美妙的快艇啊！爸，快看哪！」

在遠方海天相連處有艘小艇的模糊輪廓。黑色的桅桿、船桅高掛一面白色旗幟，穿梭於蔚藍的海水，激起片片銀白的浪花，顯示出它優越的性能。

令人難以相信的，卡登翰伯爵看清這艘小艇後，竟蹙眉低吼：

「該死的，那是譚普康公爵的阿佛帝號。」

「爸，您怎麼詛咒他呢？」莎蕾娜不解地問。

「嫉妬，親愛的，完全是嫉妬。全英國除了羅爾弟，就是譚普康公爵最有勢力！他有財富、有權勢，一切我想要而得不到的東西，他都有！」

「噢！可憐的父親！」

「不過有樣他沒有，我却有。」伯爵狡滑的笑著說。

「是什麼啊？」莎蕾娜好奇地問。

「一個漂亮又惹人憐愛的女兒！」伯爵說。

莎蕾娜滿足的笑了，粉頰靠在伯爵肩上，輕柔地說：

「我非常、非常高興能和您在一塊！」

「我相信你會喜歡維拉山莊的主人的，」伯爵說，「這幢建築是王子在賭桌上贏來的。很多可憐蟲在輸掉一切後，寧可自殺也不願面對窮困。維拉山莊就是這樣成為王子的，雖然它不是王子監督建造的，仍然富麗堂皇。」

莎蕾娜聽了不禁微微顫抖！這種故事早有流傳，現在自己竟要住進主人在百般無奈下被迫「從容」自殺的豪華住宅，內心不由得生出厭恨之感。

「這是一種古老的逃避方式，我也曾考慮過。」伯爵沉重地說。

「噢，不！爸爸，您不能有這種想法，」莎蕾娜哭著說：「那是……不對的，是……懦弱的行為。生命本身是寶貴的，更是上帝的……賜與啊！」

「非常遺憾的是，上帝在其他方面並不慷慨！」伯爵反駁道。停了一會兒，他望著嬌小的女兒，緩緩的說：

「也許上帝還是很仁慈的，它的確給我一個非常漂亮的女兒！」

莎蕾娜更靠緊了父親，把手放入父親手中，說：

「您的話使我十分吃驚。學校的女孩常取笑我，說我看來那麼的孩子氣，沒人相信我已長大了！」

「妳看來的確很小，」卡登翰伯爵用一種詩人般的奇特幻覺，審視著莎蕾娜，竟覺得自己的小女兒看來像朵清純出塵的小白花。

莎蕾娜一雙靈活無邪的大眼，似乎填滿了那下巴微微上翹的小臉；爲了襯托她璀璨的金髮，眼珠應爲水藍，然而它們看來却似乎帶點灰綠。她的眼睛就像一個從未涉俗的小女孩，擁有一份令人不由自主信賴的純真。

卡登翰伯爵望著這雙純真大眼，突然心驚的責問自己：在蒙地卡羅的複雜環境裏，教養如此純潔的少女，是否太過輕率，更違反自然了？

不過卡登翰伯爵立刻否定的告訴自己：事情至此已無選擇了！也許就因爲純潔，莎蕾娜反而更容易了解事實！

「在山莊中，妳將會見到各種典型的人，不過他們却有一個共同處——生活在賭博中。」伯爵說。

「好美啊！」莎蕾娜沉醉在一望無際的蔚藍海水中，「一定有別的事可做！」

「那並不重要！」伯爵煩躁不安的說。

「對我它們却是最重要的。爸，非常明顯的，即使一分一秒我也不願冒險失去它。」莎蕾娜說。

「那是毫無疑問的！」伯爵也禁不住笑了！

馬車從小路緩緩向下駛入一條私人車道，兩旁松樹夾道，爬滿了天竺葵。

「我想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，是全是維耶拉海岸上最美麗引人的山莊。」伯爵說。

維拉山莊建築在一個突出海中的小岬上，也就是在臨海小路下面幾尺。山莊在夕陽中閃動著耀眼的光芒，令人心動難忘。

莎蕾娜踏入莊嚴的大廳時，簡直以為自己到了仙境。室內的裝璜是如此豪華、堂皇，牆上的鏡子反射著窗外射入的餘暉，一切更加絢爛耀眼！

莎蕾娜心想：維拉山莊與自己和母親在伊東廣場外，那高而窄的房子，有天壤之別。對維拉的人而言，那棟房子永遠太小太寒酸了！

伯爵帶著女兒穿過一條長而精緻的沙龍，來到一個有藍色遮陽篷架的梯田式庭園。

園裏只有兩個人坐在舒適的矮靠椅上。其中有位女士，她那特有的美艷令莎蕾娜驚歎；另外那個男士，則迎了過來，說道：

「你終於回來了，柏爾泰。我以為火車會誤點呢！」

「是誤點，但終於到了！」伯爵說，「殿下，可否爲您引見我的女兒——莎蕾娜？」

莎蕾娜屈膝行禮，同時好奇的望著王子。

王子約四十歲左右。莎蕾娜暗想：王子年輕時也許長的還不錯，不過現在，不論財富上、體位上，他都加重了！

王子那黑亮微凸的眼睛不停地審視莎蕾娜，那神態令人窘迫不安。

王子的頭髮自前額向後梳，在太陽穴邊已有泛白的髮絲，給人一種生活過於舒適的感覺。

「歡迎，莎蕾娜。希望令尊已告訴妳，我很高興妳是我的客人。」王子的英文帶外地口音。

「謝謝您的慷慨，殿下。」莎蕾娜喃喃地說。

卡登翰伯爵轉身親吻坐在遮陽篷下女士的手背，說：

「維爾松夫人，見見我的小莎蕾娜！」

「當然，我很樂於認識她！」可是維爾松夫人似乎不很高興，莎蕾娜覺得她很瞧不起站在面前的這個小女孩。但莎蕾娜仍禮貌的屈膝，並等待她的下文。維爾松夫人突然站起來，對卡登翰伯爵說：

「現在你回來了，我休息去了！天氣熱得令人煩躁，不過你不在時，我曾盡力的使沙基輕鬆而快樂！」

維爾松夫人說時眼睛盯著王子，而王子還她一個外人無法瞭解的眼色。

維爾松夫人穿過花園，頭也不回的走入沙龍。在她柔軟貼身絲質衣衫的擺動下，空氣中留下